

Dynamics
of
Faith

信仰的动力

【美】保罗·蒂利希 著

钱雪松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Dynamics of Faith

信仰的动力

【美】保罗·蒂利希 著

钱雪松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仰的动力 / (美) 保罗·蒂利希 (Paul Tillich) 著,
钱雪松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184-2194-7

I. ①信… II. ①保… ②钱… III. ①信仰—研究
IV. ①B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05534号

总策划: 石 铁
策划编辑: 孔胜楠
责任编辑: 孔胜楠

责任终审: 李克力
责任监印: 刘志颖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5.375

字 数: 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84-2194-7 定价: 32.00元

读者热线: 010-65125990, 65262933 传真: 010-65181109

发行电话: 010-85119832 传真: 010-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http://www.wqedu.com>

电子信箱: 1012305542@qq.com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180384Y2X101ZYW

译者序

“唯有风声，必定穿过世间一切深墙”

一

最近重温了2009年的经典谍战片《风声》。影片改编自麦家2007年出版的同名小说。五个人，一座沦为“人间炼狱”的城堡，日伪情报组织要在数天内找出打入情报组织的共产党员“老鬼”。典型的谍战悬疑片情节。影片结尾，老式轿车穿行于山间之际，画外音响起了女主角顾晓梦通过摩斯密码传出来的遗言：

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这是一段让不少观众泪奔的旁白。麦家本人对顾晓梦这段点睛之笔的解读是：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¹

麦家凭此小说成为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小说家。在授奖词里，有这样一句话，用于评价结尾的这一段画外音颇为贴切。它说，麦家的写作“既是在求证一种人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温一种英雄哲学”。顾晓梦的遗言所展现的，在笔者看来，正是这样一种英雄哲学的回归和这样一种人性可能性的升华。

显然，不论是麦家还是导演，似乎都不甘心让《风声》止步于一般谍战片的悬疑套路，他们似乎想以说出一个好故事为契机，让我们去直面人生中更深层的可能性。这种更深层的可能性，离不开两样东西的殊死较量：一种多险又多难的人生处境和在此处境中对“一种精神，一种信仰”的交托。

¹ 参见：周濂，“金斯堡得不到，阿曼达甩不掉”，《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3页。

二

麦家的解读或许会给读者这样一种感觉，我们以孤注一掷的姿态所“交出去”的信仰对象必须是既定而牢靠的。但是，正如蒂利希在这本小书中告诉我们的，信仰并不只是人所交托的对象，它同时也是这样一种“交出去”的行为本身！如玛丽昂·波克（Marion Pauck）在本书英文版“导言”中所指出的，在蒂利希看来，信仰就是勇于“将我们自己交出去，交给某个比我们更大的存在”（giving ourselves to something larger than we are）的决断行为；藉此决断，我们才有希望找寻到真我。这种“交给更大的存在”正是信仰的精义所在！¹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倒空自己、交托自己，我们的信仰就有多深入。最极致的交出去，自然是全身心付出的完全交托。在这一意义上谈论的信仰，就是一种终极关切的状态（the state of being ultimately concerned）！理解这样一种终极关切的状态，就是理解信仰的起点。

的确，信仰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只要信的人足够虔敬或足够执拗，它就总能让人激发出直面人生中的焦虑甚至是绝望

¹ 参见：Marion Pauck, “Introduction”, *Dynamics of Faith*, Paul Tillich, Harper-Collins, 2009, xviii。

的勇气，令其超拔而出。但是，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力量的源泉到底何在？它是完全出于我们每个人的主观决断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相信的意志”（will to believe），还是说，在其背后隐含着以对终极实在的洞见为基础的判断标准？如果是前者，那么，这种在理据和判准皆无济于事时的孤注一掷又如何可能让我们获得终极的确定性，以让我们能“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如果是后者，我们又如何能保证这种信仰的交托“击中”的就是真正的终极者？尤其是对今天这样一个信仰多变、价值多元的全球化时代格局而言？

在本书中，蒂利希系统而深入地回答了类似的种种疑惑。他告诉我们，信仰作为人的终极关切，实际上“将信仰行为的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能信者之信仰（*fides qua creditur*）和所信者之信仰（*fides quae creditur*）——统一起来了”（12页）¹，因此，信仰既包括了信念主体（believer）终极性的关切活动，也意指这一关切所指向的终极者本身。它们对于人的真实信仰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¹ 以下凡引自本书的译文，将直接在引文后标示页码。

缺少信仰所指向的内容，就没有信仰可言。在信仰行为中总有某物被意指。与此同时，除非是在信仰行为之中，否则就没有什么方式能获得信仰的内容。所有不是在终极关切状态之中做出的有关神圣者的言说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在信仰行为中所意指者是无法通过任何其他非信仰的方式通达的。（12—13页）

从蒂利希有关能信者之信仰与所信者之信仰的根本区分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正是因为信仰既是主体将自己“交出去”的行为，亦是主体所交托的那一超越性的对象，因此，信仰必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过程的出现，既有可能是因为，信仰者所关切的对象，最终被证实其实是并非终极的“偶像”；也有可能是因为，曾经是终极者真实象征的那些神圣者言说，现在却成为了已被打破的“神话”。当信仰者既要在所信仰的终极者那里获得肯定自身的力量源泉，又不可能完全跨越自身的有限性藩篱之时，这种人—世界与终极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成为信仰动态演进的根本动力。蒂利希告诉我们，这是信仰不得不承担的风险，因此，信仰内在就隐含对怀疑和勇气的要求。在此，信仰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表现出某种辩证的动态关系：

终极关切就是终极的冒险和终极的勇气。终极本身既非冒险亦无须勇气，但是，如果要对一种具体的关切做出肯定，那么这种肯定就是一种冒险，因而也要求勇气。而每一种信仰自在地就拥有一种具体因素。它总是关切着某物或某人，但这某物或某人有可能会被证实为根本就并非终极的。如此一来，信仰在其具体表达上就是失败的，尽管它在对无条件者本身的经验上并没有失败。神祇消失，神性依旧。信仰信靠的是具体的神，但信仰要肩负这一神祇终会消逝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不可能从任何一种信仰行为中予以消除的。我们可以毫无风险直接予以确定的只有一点，即人伫立于有限性及其潜在的无限性之间；人之为人的伟大和痛苦亦皆尽系于此。（21页）

蒂利希的这一说法，与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Peter Berger）说过的一个笑话有异曲同工之效。在《天使的传言》中，贝格尔提到一个有关大象和老鼠的笑话。一头大象和一只老鼠通过一座桥。走到半路，老鼠惊讶得大喊起来：“伙计，我们竟然使得桥摇晃起来了！”贝格尔的诠释是：“在这个笑话里，代表人的是老鼠而不是大象。而大象代表的是比这个特定

的经验中的动物的巨大性要大得多的一种巨大性。……大象代表的是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宇宙的巨大。”¹在这里，贝格尔深刻地表达了与蒂利希颇为类似的洞见：“人总是在离虚无咫尺之遥的地方面对无限的。”²他指出，宗教象征既是人的投射从而表征着人的实在，同时也表征着超越人与人类经验世界的实在。因此，从宗教象征的这种双重特征入手，我们可以说：“人自身就是一种象征，经验世界也是一种象征，也就是说，人与世界都代表着超越它们自身，而且，同时又是其终极基础的东西。……在经验世界之内，存在着超验之表象。”³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人身处有限，却追求无限；世界既是属人的世界，同时亦是终极实在的表征与折射——这是从宗教的视角对人类实存处境的深刻领会。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人的信仰在具体表达上必定呈现出动态演进之态势。这也正是本书“信仰的动力”一语的真实所指。

¹ 参见：贝格尔，《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高师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16—117页。顺带一提，在笔者看来，让这个笑话更具有喜剧效果和现实意味的说法或许是，老鼠惊呼时的主语并非“我们”，而只是“我”。

² 出处同上，第118页。

³ 出处同上，第120页。

三

信仰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信仰之所以会让人目眩神迷，是因为它不只是人主动交托的关切行为，而且还意味着人的心灵被终极者突如其来攫取住（being grasped）的那一种状态。在人经验无限的体验中，无限反倒表现出某种主动性。对此，蒂利希说道：

人经验到一种对无限者的归属，然而，这无限者既不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也不是他力量中的某种事物。它会主动将人攫取住；而这一旦发生，它就成为一种无限的关切了。人是有限的，人的理性栖居于各种初始关切之中；但人也意识到了他潜在的无限性，并且这种意识会作为他的终极关切、作为信仰而出现。如果理性被某种终极关切所攫取，它就被迫超出了自身；但它并非不再成为理性，它依然是有限的理性。这种终极关切的出神经验并没有摧毁理性的结构。出神状态是成全而非否定了理性。（88—89页）

信仰包含了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和对理性（哪怕是最广义的理性）的成全。这是蒂利希信仰观的一个核心特性！这使得

出神状态并不只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时刻才现身，更多时候，它还隐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初始关切之中。甚至毫不经意间的一个场景，亦能深深震撼一个人的心灵，从而使得他的人生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多年前，在一部关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的影片中，有一个情节令笔者记忆至今。在印度一个乱糟糟的火车站里，修女准备登上开往另一个城市的火车。站台旁，一位濒临死亡、衣衫褴褛的老人左手拄着拐杖，右手向她伸出，嘴里不停地喃喃低语：“我渴！我渴！”这句话是《圣经》中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说过的七句话之一。那一瞬间，修女被话语所“击中”，她觉得那是耶稣基督在向她呼喊。从那时起，服侍穷人，就是服侍基督，成为特蕾莎修女终生奉行不渝的信条，她还因此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国际慈善组织“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它向我们例示了，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灵是如何被攫取住从而进入终极关切的。正是在此，我们看到了世俗信仰与具有超越维度的宗教信仰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宗教的信仰者坚信，在宗教性的终极关切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那超越的终极者。从宗教的视角看，人的处境尽管在认识论中优先，但神圣者的国度却在存在论上优先。在人

伸出手呼求之前，他就早已被安放在他与终极者的关系中。

因此，信仰向信仰者开启了较之尘世更为高远而深广的彼岸世界。只有在终极者彼岸的映衬下，此岸的边界才得以揭显。正如神秘主义诗人鲁米（Jalal al-Din Muhammad Rumi）所表达的类似意象：“我一直活在疯狂边缘，等待着了解事物的缘由，而不断敲着门。门开了，原来我一直是在门内敲打的。”¹——唯有绝对者，才能让相对者真正相对化！

当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的扉页上，印着里尔克的一首短诗，它通过另一隐喻从另一视角表达了这种终极者在存在论上优先的深刻体验：

如果你只是接住自己抛出的东西，

这算不上什么，不过是雕虫小技。

只有当你一把接住，永恒之神

¹ 这是鲁米一首题为“Knocking from the Inside”（“从门内敲打”）的小诗，科尔曼·巴克斯（Coleman Barks）的英译如下：“I have lived on the lip of insanity, wanting to know reasons, knocking on a door. It opens. I've been knocking from the inside!” 笔者在此采用的是网上的一个常见译本，另一个译本是白蓝的译本，或许因为采用的是希瓦的英译，与科尔曼的英译差别较大，故没有在此采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鲁米，《偷走睡眠的人》，沙赫拉姆·希瓦英译，白蓝中译，华夏出版社，2016，第116页。

以精确计算的摆动，以神奇的拱桥形弧线
朝着你抛来的东西，
这才算得上一种本领；
但不是你的本领，
而是来自
某个世界的力量。

笔者相信，在特蕾莎修女看到老人向她伸手说出“我渴”的那一刻开始，她接住了“永恒之神”“以精确计算的摆动，以神奇的拱桥形弧线”朝着她抛去的东西。笔者也相信，在那一刻，她发现自己尽管身处斗室，却开启了那扇得以一窥彼岸世界的大门！在那一刻，她的灵魂也因之而得以成全。正如蒂利希所坚信的，在信仰的这种终极关切状态中，“不论令神人分离的一切力量有多强大，它们皆会从上帝这一方被克服”（120页）。

四

或许博学的读者会好意提醒笔者，有关特蕾莎修女的影片其实并不能做准，因为影片情节有大量的细节并不合乎传记的描述，甚至连传记也很可能含有艺术加工的成分。的确，这位假想中的读者所提醒的话并非没有道理。毕竟，“谁的镜头

不说谎”？不过，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这一示例在事实层面的真假，而在于它所开启的实在维度是什么。就此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将这一例子（或其他任何类似的例子）视之为某种“象征”（symbol）！象征指向了某种并不依赖于它本身实存与否的实在维度。亦因此之故，这一例子本身在历史层面的真假，对于理解它的“寓意”实则无关宏旨。

是的，信仰的语言是象征的语言。终极者是超越的，但它又必须拥有具体的内容，否则会让人无从把握和理解，更不用说得其门而入了。因此信仰不得不诉诸对神圣者的具体表达。又因为人的终极关切所指向的终极者无限地超出了人的自我与世界，因此这些具体表达只有采取象征的进路才能真正表达终极者。

象征不是记号（sign），尽管两者都指向超出它们自身的事物。据蒂利希的说法，它们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以下两点：首先，记号与它所指向的对象的关系是外在和约定的，如十字路口的红灯与车辆行人的停顿；但象征则往往会在实存的层面参与或分有所指向的对象，如当《圣经》中说上帝是“父”的时候，“父”这一象征就参与到上帝对世人所具有的威严与慈爱之中。其次，象征还能开启原本向我们关闭的那一实在的各个维度和深度，并因此而开启我们灵魂中与之相对应的各个维

度和深度，发现“我们每个人灵魂中的灵魂”（鲁米）¹。这也是记号不能企及的。²在蒂利希看来，只有当我们从象征而非字面的角度来理解宗教的种种表述，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去神话化”，领会到终极者之为终极的真义。

《圣经》中充满了这类象征语言；耶稣也曾言，对于天国的事情，如果不用比喻，就没有人能懂得。多年前，笔者曾在香港著名的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做过一个学期的交流。研究所坐落在风景优美的道风山上。研究所旁边有一座仿古的圣殿，内有讲课堂，门的两旁书有联语：“道与上帝同在，风随意思而吹。”当时笔者还是刚开始接触宗教学的研究生，对此懵懵懂懂，只觉得内中颇有深意。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副对联的两句话都出自《约翰福音》，寓意上帝的“三位一体”。在《约翰福音》第3章8节中，耶稣说道：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¹ 参见：鲁米，“如果你想要活出你的灵魂”，《让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灵魂》，科尔曼·巴克斯英译，万源一中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第271—273页。

² 有关“象征”（symbol）与“记号”（sign）的区别，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这里的“风”象征着圣灵。风，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正如圣灵之无形而有意。

无独有偶，《风声》一片的名字也颇有深意。有一次，和学生聊起《风声》这部影片，学生问笔者，为什么用“风声”作为影片的题目，它和影片的主题有何关联吗？这个提问让笔者想起一篇影评中的一句精彩评论，不禁脱口而出：因为影片的主题想表达的正是——“唯有风声，必定穿过世间一切深墙”¹！

由此看来，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信仰，象征都是一种向我们开启实在维度的灵动的表达方式。歌德在《浮士德》的结尾曾言，一切无常者都是指涉。尼采后来回应道，一切永恒者也不过是指涉。到了当代的神话学家坎贝尔（Joseph Campbell）那里，这两者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合题。他说道：

神话的功能既在于帮助我们体验一切无常者都是指涉，也在于帮助我们体验一切所谓的永恒者也只是指涉。神话要做的是开启世界，让它对某种超越言说的东西——

¹ 参见：“细说经典”百家号，“细说经典电影《风声》”，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6263884469649&wfr=spider&for=pc>。